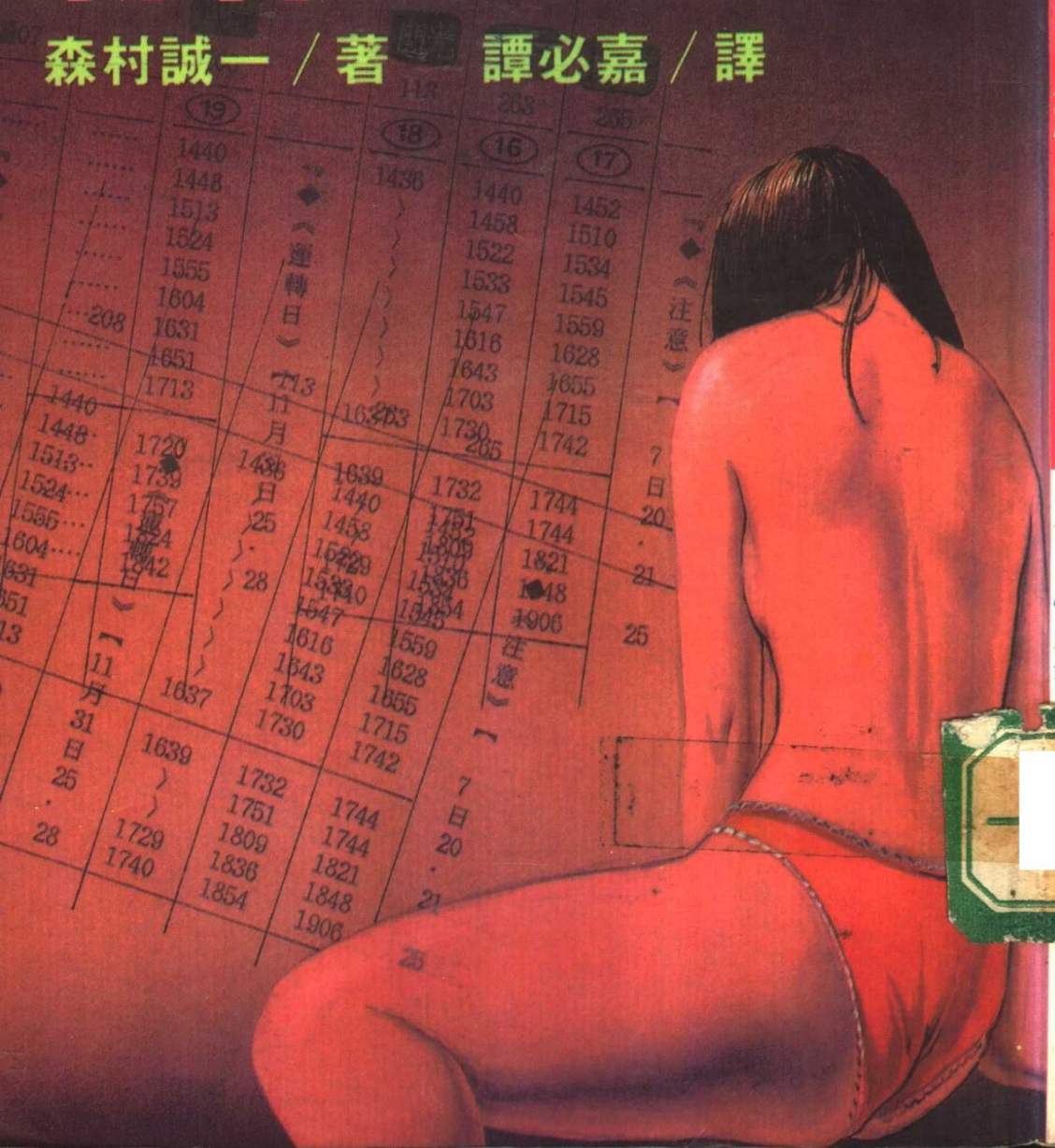


森村誠一推理系列之三

新幹線謀殺案

森村誠一

譚必嘉 / 譯



新幹線謀殺案 目錄

『新幹線謀殺案』解說 1

閃光六十六號上的死屍 5

北方的肺病療養院 17

女人的武器 23

萬博之戰 36

回音一六六號的嫌疑犯 48

兩次發話 63

三項確實的不在場證明 74

捏造醜聞 80

背信的熱情 101

三個傀儡 115

真空狀態的發話來源	129
水平思考不在場證明	140
高空氣流	150
漠不關心的鐵欄	169
醜陋的榮光	176
雙重的參考人	185
連續推測	199
移動的溝壕	216
冶艷的癡態	228
垂直的死角	231
北歸行	244

「新幹線謀殺案」解說

高木彬光

森村誠一氏以『高層的死角』獲得「亂步獎」，是一九六九年的事。

當時我也擔任評審委員，所以看過作品原稿。我在看過之後覺得：「這個作者很有希望！」通常，判斷一名後進將來能不能成功，往往靠一種超越常理的靈感。長久以來，我本身在這條路上奮鬥，從看過許多別人的作品中，當然培養出那種靈感。除了這麼說之外，沒有辦法多做解釋。

總之，在我擔任評審委員期間，覺得有希望的除了森村氏之外，還有夏樹靜子女士和山村美紗女士。今天，這三位都成為知名的作家，活躍於第一線上。我自認為靈感很準，暗地裏也很高興。

再者，本書『新幹線謀殺案』，是森村氏在得獎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〇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我第一次看到時，深感訝異。

前作『高層的死角』，有初期作品慣常出現的生硬。當時看原稿，有幾處令我懷疑，詳細情形現在雖然不記得，但必然是一種說明不足的情況吧。而且從亂步獎的性質，推測該項作品是在一九六八年到六九年二月之間寫成的。

這本『新幹線謀殺案』應該是在一九七〇年六月以前完成的，所以只經過了一年半左右的時間。

在這麼短的時間裏，進步如此神速，不得不驚訝於他成長之迅速。文章中的生硬已經完全沒有了。各重要部分的「說明」都能掌握要點，沒有過與不及的情形。我當時覺得：

「這位作者已經成功了。」

當時要我寫簡短的書評，還記得寫的是：

「一個作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有這樣的成長，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現在爲了寫解說，重新看這篇作品時，當時的「驚訝」再度出現在心中。

現在談本題。

首先，殺人的背景正如小說的題目，推測是在新幹線「閃光號」的列車內——在快到東京站之前行兇。而被認爲最有嫌疑的人，搭乘比被害人搭的列車晚十分鐘從大阪開出的「回音號」去東京。

這種構想與狀況的假定實在很妙。是讓專家讚嘆，令名家興奮的卓越想法。

爲了不太了解推理小說的讀者，在此要冒畫蛇添足之嫌加以說明。在推理小說的世界裏，有「誰是兇手？」「如何行兇？」之言，可以說，以爲了解釋這兩句話爲基礎而寫成的，就是推理小說。

毫無疑問，以「突破不在場證明」爲第一主題的作品，原則上屬於如何行兇的範疇。可是對於這篇作品而言，這個原則不能成立。看起來是「如何行兇？」最後變成「誰是兇手？」這樣的結構中，必包含了作者森村氏的苦心。而且大部分的讀者，可能有九成以上的人到最後會覺得非常意外，而感受到自己推測失敗的快感。

解說是侵入「如何行兇」的領域，是推理小說的大忌，我當然也不願冒犯。假設在前半部突破不在場證明後，森村氏就很滿足的擱筆，我還是會認爲這是第一流的作品。只靠搭乘「回音一六六號」之嫌犯的話，當然不够份量作爲不在場證明。可是從車裏面向外通話的兩通電話記錄，

乍看之下固若銅牆鐵壁。只要這個不在場證明成立，這個嫌犯就不可能有殺人的行爲。由於警方極力追查，這個「不可能的犯罪」又變爲可能。而追查的過程，也正是作者顯現本領的地方。事實上，僅指出一例，即足以證明森村氏筆力出衆。

在後半段展開的第二次殺人，趣味性在於從頭到尾都是如何突破不在場證明，而所設定的詭計也非常出色。至少在我所知道的範圍內，把某種高樓大廈建築的特性，作爲產生錯覺的手段加以運用的作品，好像還絕無僅有。

關於森村氏構想的過程，我雖然一無所知，但一般而言，正派的推理小說作家都是先設定全篇小說的主要陷阱，再設定運用此陷阱的背景和關係人物。

如果以這種方法進行，即使是設定內部競爭激烈的大公司，或不斷爭權的黑社會組織等幕後關係，他仍舊可以充分利用這個陷阱的趣味性。

森村氏以大阪萬國博覽會開幕前的演藝界爲背景，是非常成功的設定。這個在第三者看來非常華麗，但剩下一層皮時立刻顯露醜惡與虛空的行業，的確具備了許多適合作爲推理小說舞臺的因素。包括兇手、被害人在內複雜微妙的人際關係，書中人物的糾纏不清，使讀者看了以後，幾乎要掩卷長嘆。假設森村氏根本不考慮推理小說的結構，只以這個主題寫一本小說，我認爲仍舊會產生值得推崇的作品。

只靠好的陷阱、詭計，並不能產生優秀的推理小說，除非有在這個骨架上添皮加肉的小說家才能，否則不可能產生傑作。

雖然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但這個道理却常有被遺忘的傾向。沒有陷阱，沒有謎，也沒有驚訝的推理「小說」，或停留在只有陷阱的型態，而忘記「小說」的推理作品實在太多了。

總之，此篇『新幹線謀殺案』是不會讓讀者失望的傑作。森村氏後來也發表許多佳作，今日正步向「巨匠之路」，他的作品我並沒有全部看過，也不能說太肯定的話。但是我認為他最近的作品『人性之證明』是他作品的作品，在日本推理小說史上散發出燦爛的光輝！

據我所知，今後森村氏似乎決定減少作品的數量，只寫高密度的作品，我認為這是好事。我忝為推理小說界的一名先兵，願和各位讀者共同期盼今後永遠會有佳作。

閃光六十六號上的死屍

十

1
月十四日，星期二，約莫晚間七點五十分，閃光六十六號列車漸漸的接近終點東京站。在西神田的中小商事公司上班的松田久男整裝預備下車時，覺得稍有尿意，想在車子到站前先去一趟洗手間。

他並不能從東京車站直接回家，還得先到公司報告呢。今天一大早離開東京，到大阪出差，當天就得趕回來，時間非常急迫。

他想，自己進了一家毫無溫情的公司。不過，會發生這種情形，往來東京—大阪間只消三小時的新幹線也要負部分責任。累得要死，也沒有辦法節省出差費。既然如此，不妨趁着在車上的時候用用他們的廁所吧！

松田準備出了廁所之後就下車，所以提着公事包走上通道。近來，也許是六月間通車的東名高速公路搶走了乘客，也許是這個時段特有的現象，車廂內的旅客寥寥可數。

來到洗手間時，也許大家心有靈犀，每一節車廂的洗手間都是「使用中」。松田輕輕的發出「咋」的一聲後，發現前面就是頭等車廂。

「用頭等車廂的洗手間應該沒什麼關係吧？」松田走進頭等車廂，發現乘客比普通車廂更稀少，十分驚訝。

「這狀況年輕的女孩子一定會害怕吧！」松田不免杞人憂天起來。

他是朝行車的方向走過通道，所以他看到的都是白色的椅罩，看不到乘客的頭部。

從車廂門走進去時，他看到右邊靠窗戶的座位上，有一個旅客睡得很熟。他的頭靠在椅背和玻璃窗直角交叉的角落裏，真的睡得很熟的樣子。

（快到終點了，這人還睡！）松田心裏不免有幾分佩服，想從他旁邊走過去。這時候，他的視線無意中注意到這名乘客腳下一堆黑紅色，黏液般的東西。

「睡覺的時候潑翻了蕃茄醬嗎？」可是，為什麼要把蕃茄醬帶進新幹線的車廂內呢？

當松田想就這麼走過去時，他的腳突然僵住了，眼睛露出不安的神色。

「不可能！」他急忙的想打消心中的可怕聯想：「大概是電視看多了吧？」

可是，松田的眼睛並不受自己意志指揮，被旅客腳下的液體吸住了。他現在已經不是過路人那種漠不關心的眼光，尿意也完全消失了。

在車內燈光的照射下，液體發出了血腥的光澤。他的眼光從腳下往上移，也許是日光燈的關係，失去血色的蒼白臉孔因為壓在車窗上「睡」，所以看不清楚長相。

「喂！喂！」松田小心翼翼的對那人說：「快到東京站了。」

沒有回答。松田想伸手到旅客的背後搖醒他。

松田突然一陣驚愕，身子也僵在那兒。就在這個時候：

「死了！死了！」

松田的舌頭也僵硬了。他看到旅客的左胸附近，也被和腳下相同的液體弄濕了，而且還不斷滲出來。因為這名旅客穿着深色的西裝和黑色的襯衫，所以在通道上看不清楚。

列車奔馳在新橋附近的高架道上，瑰麗多姿的霓虹燈從兩側的車窗閃閃而過。

「那裏不對勁？」

準備下車，通過走道的其他旅客看到松田緊張的表情，問了一句。

「不……不得了！有人被殺了！列車長在那裏？」

現在輪到發問的旅客吃驚了。

2

閃

光六十六號列車載着屍體，直接開到東京調車場。因為發生了兇殺案，接到了警視廳的特別要求之故。

「輪值事件」的調查第一課的大川部長刑警，和七名同事趕往新幹線的基地品川。

東京車站列車出入繁忙，即使發生了兇殺案，也不能讓這班列車逾時留在車站內。

對於線路容量已達極限的行車表而言，雖然是幾分鐘的耽誤，也會對往後的特快車，或和其他支線的連繫上有很大的影響。不能因為區區一個人的死亡，擾亂了其他許多人的行程。

但是，如果在東京站把屍體運下來，便失去了偵察犯罪的關鍵，也就是重要的資料來源——現場。

把這一班出問題的車子開進品川基地的車庫，是警方和國鐵雙方最好的協商。警察最感遺憾的是：發現屍體和到達東京站的時間幾乎相同，所以坐在問題車廂裏，也就是七號頭等車廂的乘客，全部都下車走了。根據站務員的報告，發現屍體的松田，也只是從後面的普通車廂經過那兒而已。

「這下子可麻煩了。」大川在趕往現場的警車中，對經常和自己搭檔工作的年輕刑警說。

「新幹線的乘客彼此都漠不關心。」

「現在連漠不關心的乘客也都走了，搞不好連目擊者都找不到。」

「那不就成了公開調查了嗎？」

「或許吧！」大川的口吻似乎不抱多大希望。

在大都市裏討生活的人們，或爲自己的生計，或因追逐享樂而忙碌不堪，對他人的死活漠不關心。三小時之內能够從東京到大阪的新幹線，是這二大都市的「動脈」，在這裏一點兒也嗅不出「見面三分情」的況味。

曾經是面對面的座位，現在完全朝同一個方向，如此雖然保有了隱私權，却只能看到前方乘客的後腦勺，或身旁冷漠的側面而已。

現代乘客最佳的禮貌，就是不要隨便和兩旁的旅客搭訕，因此才會有同車廂的乘客被殺死，還要等到偶爾經過的旅客發現的情形產生。

大川心中越來越覺空虛，警車不久便到達了「現場」。當副所長帶着他們從運轉所走向出問題的閃光六十六號的檢修庫時，看到許多保養中的新幹線車輛停在基地內的線道上。

有剛保養完畢正駛往車站的列車，也有剛跑完既定行程的車輛，看起來，前者活潑，後者則疲憊不堪。

「很壯觀吧？在東京和大阪間跑完二個來回的車輛，從東京站開到這裏保養。」副所長如此說明。

閃光六十六號靜靜的停在運轉所的檢修庫裏。由於新幹線的車輛兩輛分配在同一單位，所以

無法分離七號車，仍按照連轉編組的情形停在這裏。由於裏面有死屍，而且每小時二百公里的速度也消失了。如此一來，國鐵引以為豪的新幹線之華美特性，似乎也喪失了很多。

屍體自從被發現以來，應該沒有什麼人碰過。在車輛的旁邊，負責維護現場的穿制服的警察和鐵路保安人員，以舉手禮迎接大川。轄區內高輪署的木山刑警已先到達了現場。

「辛苦了，這位就是發現屍體的松田先生，這位是六十六號列車上的專任車長渡邊先生。」早就和大川相識的高輪署木山刑警，把一個三十歲左右，上班族模樣的人和車長介紹給大川。現在，這個人今晚回家的時間，可以確定要到大半夜了。而且，這是兇殺案件，尤其松田是漠不關心的旅客中僅有的一隻「獵物」，當然不能隨便「釋放」。松田心裏不免感嘆自己做事不得要領，和他共同發現屍體的乘客們都不願意受到牽連，很快的都溜走了。

勘驗現場的人員，已開始從現場的外圍到中心，進行仔細的觀察。大川刑警瞄一眼屍體，就知道距離兇殺案發生的時間還不久，被害者的年紀約莫三十四、五歲，身體結實，面孔英俊。

在檢查現場的同時，開始詢問松田和車長。

「你發現屍體的準確時間是幾點？」

「因為就要到東京站了，我想是十九點五十二、三分。」松田回答。

「閃光六十六號十六時四十五分從新大阪開車，十九時十五分到達東京，今天的行車完全按照預定的時間。」車長渡邊在一旁補充說明。

大川點點頭，問：

「發現的時候車廂內有多少乘客？」從他的口氣分不清楚他在問誰。

「我記得是四、五個人吧。」

「最後查票是過了名古屋以後，也只有這幾個人吧。」

松田和渡邊依序回答。

「松田先生，當你發現的時候鄰座沒有人吧？」

如果旁邊有乘客，應該由那個人發現。大川依然明知故問。

「是的，當然沒有人。不但鄰座，這個人的四周一個人影都沒有。」松田想起他走進頭等車廂時，特別醒目的白色椅罩。

「渡邊先生，按照你的記錄，被害人的鄰座情況如何？」大川想若鄰座的票有人購買，那麼此人的嫌疑最大。

「鄰座，也就是七號車的B，票是賣出去了，但是從大阪就一直空着，查票的時候也沒看見有人坐。」

「你說什麼？」

「不但這樣，隔着通道同一排的C、D位，也是賣出車票而沒有乘客上車。」
渡邊說出了令人意外的事實。

由十二輛車編成的閃光列車，是一號車、二號車，從大阪的方向數起。車內的座位號碼，也是從大阪算起，橫方向為A B（向大阪行進時的左邊）。頭等車廂一排四人，隔着通道的那一邊是C D。

根據車長的說法，被害人這一排的座位票都賣出去了，乘客却都沒上車。從這裏可以感覺到兇手是有計畫的。

不錯，發生兇殺案的閃光六十六號列車很空，但却不能保證這一天一定會空。爲了拖延被發

現的時間，讓被害人坐在靠窗邊的A位，至少也要讓鄰座的B位空着才行。

如果能把隔着通道的CD位也買下，這項「工作」更容易進行，也可能基於這個原因選擇了最後面的位子。

「沒有人坐的位子怎麼處理？」大川的口氣有點緊張。

「因為是對號入座，沒有乘客上車也要空着。而且很空時，更不會有讓位給補票的人。」

松田是從六號車走過來的，所以進入七號車後，一A位子上的被害人在他的右手邊。

「閃光六十六號在這段時間都這麼空嗎？」

身為一個刑警，對於同一車廂內發生殺人事件，其他乘客都未發現，却要等到過路人發現這件事，感到十分費解。

「日子不同多少有些差異，不過通常這段時間內上行車是空的，尤其頭等車廂更空。大概是被東名高速公路搶走了乘客，現在應該採取對策了。」

渡邊不由得顯出職業意識，可是大川對國鐵一點興趣也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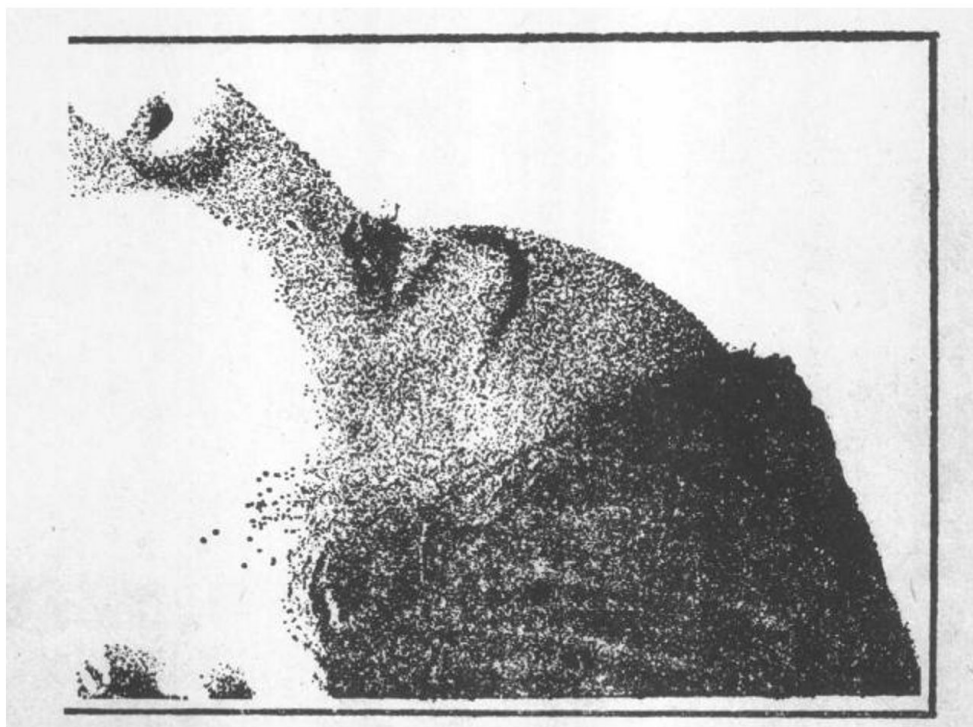
如果嫌犯事先就知道閃光六十六號列車賣票率的話，事前計畫的可能性更濃厚。

「松田先生，你湊巧經過這節車廂而發現屍體，請問你為什麼要特意來到這節車廂？」

「我想上洗手間，不巧普通車的廁所都有人，可是我並沒有……」

松田大概認為刑警對他起了疑心，不由得翹起嘴巴，同時也感到很急的尿意。發現屍體以後忘記的事，現在刑警讓他想起來了。

「你別擔心，我只是問個參考而已。」大川有點緊張。因為懷疑一切固然是刑警的職責，但若使用不當，使善良的市民，尤其是現在唯一的寶貴證人不滿，不和他合作的話可就糟了。



現場勘察工作進行順利。

被害人是被銳利的刀刺進心臟，當場死亡，可能連發出叫聲的機會都沒有。並未發現其他的傷口，也未發現兇器，大概是兇嫌得手後帶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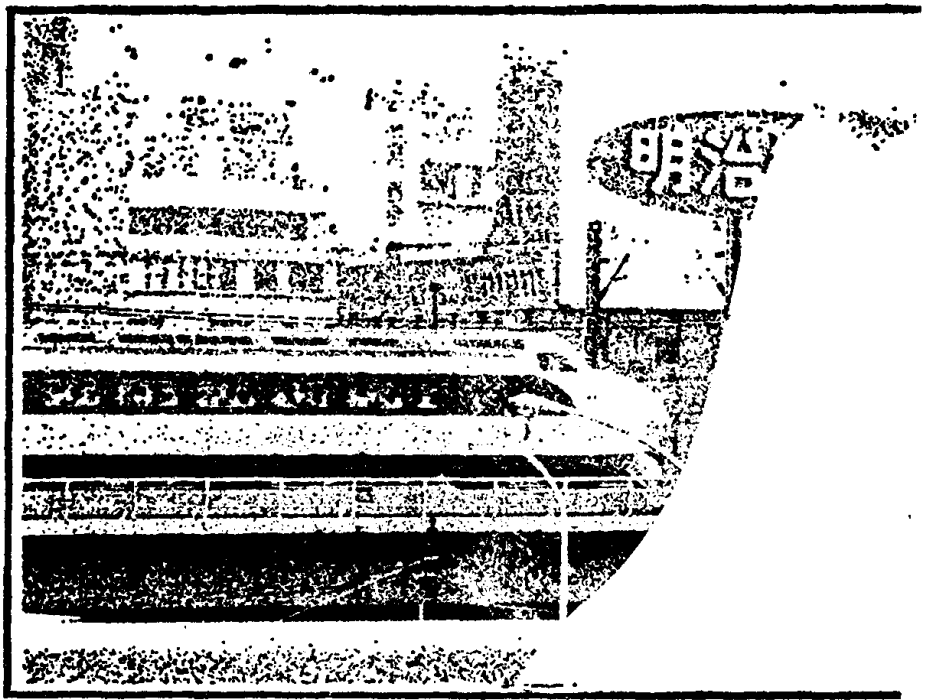
在這類公共交通工具上往往都是如此，在現場及四周並未發現兇嫌留下的可疑物品或資料。

從死者攜帶的東西，知道死者的名字叫山口友彥（三十四），是大阪市西區阿波座中通一之四二的新星傳播社的總務部長。

「原來是演藝傳播社的總務部長。」

大川看着死者的名片，眼中閃着光芒。

新星傳播旗下有衆多紅星，是關西地區最大的藝術傳播社，大川也曾經在雜誌上看過他的名字。



是一個衆星環繞的寶座，一個不斷發生醜惡競爭和花邊新聞的演藝界人士被殺。

「大概是男女之間的恩怨吧。」
下田刑警好像看出了大川的心事。

「最好不要有先入爲主的觀念。」大川的口吻很慎重。因爲找不到山口家的住址，只好暫時先緊急聯絡大阪的新星傳播，請他們通知家屬來認領屍體。

根據接電話的人說，山口是單身漢，沒有家屬，社長綠川明美準備搭乘日航夜班的飛機起來。

「綠川明美要親自來嗎？這麼說來，被害人還是號大人物哦。」轄區的佐野刑警說。

「這個叫綠川明美的女人真的那麼了不起嗎？」大川雖然聽過這個名字，但對於演藝界沒有多大興趣所以

這麼問。

「和東京的『紀久傳播』分庭抗禮，是關西最有勢力的『新星傳播』的社長。又經營演員學校，又出唱片，是個相當能幹的女人，這次的萬國博覽會就因為她不當製作人而衆說紛紛。」

年輕的佐野果然知道這些內情。雖然他擔任調查第一課的年輕刑警時要追蹤兇嫌，但不值班時也是喜歡熱門音樂的年輕人之一。

已經很晚了，暫時請松田和渡邊車長先回去，屍體則決定由綠川明美確認之後，送去解剖。只留下一夥看管的警察，先回到運轉所的辦公室。副所長泡杯熱茶，在十月的寒夜裏，熱氣彷彿滲透全身，好喝極了。喜歡喝茶的大川心想他們喝的是好茶。

下班回家的所長也再次回到辦公室。另外還有幾個人在辦公室，可能是國鐵的幹部。

國鐵方面似乎相當重視這件案子，可能因為有人在他們的黃金路線，新幹線車廂內被殺。

「我是國鐵總社的春野，今晚各位辛苦了，對這件事大家有什麼看法？」

其中一位風度不錯的人，一面把名片遞給股長石原警部時，一面這麼問。

「現在還不到做任何回答的階段。」

「是否已經確定是兇殺案？」

「要經過解剖之後才能確定，從屍體的情況看來，大概是兇殺案。」

石原警部口氣十分慎重。由於並未發現兇器及其他傷口，不用等解剖的結果也可以知道是兇殺案。但要對外界發表言論，不能僅靠外觀的檢查就加以斷定。

「如果是兇殺案，那麼……確定是在車廂內被殺的嗎？」

「你的意思是說……」